金文通公集

序

太傅金公榮歸之五載輯其翊運立朝暨還鄉以來敷陳之疏槀若干卷就梓屬余

序之余讀而數曰自
古一代之興奮庸熙
載敉寧四方開治平
之盛業奠九㝢于磐
石者必有間生之大

臣焉抱曠世之學識
負特達之才猷審時
揆勢洞燭機宜預憂
樂於事先處危難而
不懼決羣策布藎誠

靖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若禹皐之佐虞夏伊呂之興商周勳名紀簡冊風烈炳千秋殆非硜硜時

輩智效一官能效一

職節取而器拘者所

可得而幾也

太傅公自我

世祖皇帝肇造丕基廓清

六合公由樞貳銓佐
歷司空中樞總風憲
陟冢宰晉宅百揆參
贊密勿入則前箸而
籌退則皂囊封上乘

時奮揚驅除亂逆出
斯民於湯火中凡
朝廷制作典章紀綱法度
以至吏治民生綏懷
戡定莫不振其要領

綱舉目張如禮樂兵
刑古人所不能兼者
公以一身而備任之
公孤師保天下所至
尊榮者公則優游而

歷膺之且德位彌高
而虛懷彌下功能愈
懋而謨謀愈深書曰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又曰謨明弼諧乃言

庶可績其公之謂與

追令

天子龍飛公以

顧命之重首踢股肱光昭

化理字內日益乂安

海以外且重譯來王

公逌從容賦歸

天子嘉勞之

特眷異數錫以章服加以

世恩更

命之日如有關係國家利

弊重大事情仍許陳

奏猗歟偉哉公之進

以時退以禮出處一

合乎道而以身係

國家之望復若是其隆
渥而無窮焉俯仰古
今豈易多見然則是
編也奚足以盡公之
文章事業哉特以見

公之一班云爾

康熙五年丙午仲冬

日南至巡撫江寧等

處地方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一級通家晚生韓
世琦拜撰

山中奏草序

太傅息齋公致政家居復

奉關係

國家利弊仍許陳奏之

旨因有山中奏草一則授賴卒

業讀之而歎曰嗟乎君臣

相遇之際可謂盛哉

朝廷用公之言於去位之後公盡其言於退老之時前此史冊所載知己之感禮數之隆葢未之有也昔司馬文正公居洛凡用人行政

之大公必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王介甫稱爲君寔西
京之體然是時司馬公未
乞休也杜祁公既罷政歸
里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
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

於邑或夜不能寐如身任
其責者然祁公實未能陳
奏也以二公昔日之所遭
揆之太傅公今日君臣之
際一德一心何其盛也豈
徒京竹簞之暑風曝茅簷

之冬日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者乎今
天子維新庶政憂憫元元其勞
心求治之意太傅公雖衰
衣退食有一日不能釋然
于中者則將以山中奏草

爲大寶之箴丹扆之獻眞
有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
言而公悉言之者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爾乃順之于外曰唯我后
之德古大臣之用心盍如

此雖在江湖之遠與在廟
堂之上一也則公之致君
澤民又有不待奏草而見
者余小子其何足以測之

旨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淸和

上浣年家小姪宋實穎旣

庭拜手題于讀書堂

序

聖人開天首出手闢太平則必
有肱膂佐命之臣一德一
心陳謨攄藎以上襄戡亂
保邦之治匪偶然也 家
太傅公以眞誠端亮之望

簡在
帝心始佐鴻樞預參
廟算於時㕍事草創師行驛騷
狡焉啓疆之徒所在震動
惟賁帷幄運籌先機制勝
倘根本之謀未裕即廓淸

之畧安施公感我
朝再生殊恩殫心軍國措揮旣
定動中機宜啓事之間字
字皆言人所不敢言
廟廊之上抑事事能聽人所不
能聽吾讀是編而歎當日

堂簾之相得何其盛也嗣是
旋陟司空遂正中樞晉長
法臺總百官冢宰然後入
贊機務所至必有建明所
言必蒙採納要皆本諸眞
誠端亮之素以對揚夫君

仁臣直之休且益信論事
回天不惟其力惟其識今
觀佐樞諸疏措陳得失較
若列眉慷慨淋漓不避嫌
怨負有扛鼎之力而又運
以燃犀之識者也故公之

豐功茂烈天下不盡見而
見於章疏或庶幾窺其一
班公之讜論茲議天下不
盡知而知之佐樞已肅然
禀其大節昔房武昭謂創
業艱難魏文貞謂守成不

易彼皆當身閱歷故宜各
見一邊若公則初旣經綸
草昧終復黼黻熙隆爲能
獨見其全矣方
先皇帝論道之殷重元老才名
之盛高文典册悉屬手裁

昭日月而炳星辰天下文
章孰大乎是是則公以撥
奮之鴻猷勛創守之隆畧
而佐樞一席實爲之嚆矢
非小子阿私之言也請質
之讀是編者

康熙丙午夏六月中浣穀
旦華川小姪漢鼎百拜敬
題于景洛堂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樞疏草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樞疏草

賊謀甚狡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為賊謀甚狡。

廟算宜周謬陳一得仰祈

睿鑒事臣接易州道塘報流賊尚在太原日事招練

又詢之眞定副將王爆云僞將馬總兵徑倚固關以瞰我且連日據守門官軍盤獲流賊奸細供稱來京探信實繁有徒可見逆闖包藏禍心固未嘗一刻忘東向者目前之眞保三關與宣雲二鎮其最要地也保撫已推原任順廣道魏公韓似可朝聞命而夕受事今聞其避賊深匿杳無踪影此須行令井陘道察其伏處近地即趨之受事如已遠引亟當另爲推補斷不可使畿南重地流賊虎視于外土寇鴟張于內而竟

無撫臣爲之彈壓者乃宣雲情形則尤大可商焉宣府雖有撫臣李鑑尚無總兵在撫臣請暫署者爲王應晭而或謂其年老多病在諸弁所擁戴者爲楊國勛而或謂其躍冶自衒大約此二弁者均非總戎之寄應晭之衰老果真應總其投閒國勛之年力尚壯應移之別用宜另選一廉勇大將補之以杜紛爭而斷葛藤至撫臣係節制將吏之官而諸弁以署鎮故疑撫臣之左袒應晭而抑國勛致反唇相訐則李鑑方憂

議異議之不暇何以安位而行志亦宜更調別鎮以竟其用者也若大同之總鎮姜瓖代藩之棗強王其以投誠修表至也

廟堂處置之法可謂盡善未有不勸忠消貳者但聞彼中道將悉係姜鎮于倉猝之際權宜設置欲驟易之未便欲盡因之亦未便非得一精明強幹之撫臣主持叅互其間恐亦無以肅政體而鎮人心也緣三關二鎮實倡賊巢窟隙杜瑕倍宜萬全而用人妥當尤為制勝要着統祈

睿裁施行。封疆幸甚。奉

旨據啓賊在太原日事招練偽將徑倚固關以敝我包藏禍心一刻不忘東向真保三關宣雲二鎮誠爲衝要魏公韓見在何處卽行文地方官速察具報宣府撫鎭事情已令巡按御史盧公確察李鑑王應聘着照舊供職楊國勛另議推用大同巡撫須得精明強幹之才着廷臣各舉所知以備會推簡用限三日內啓闖金之俊任佐中樞於軍國大計慷慨直陳具見藎誠遠慮吏兵二部知道

勦撫須求實着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勦撫須求實着地方

立見敉寧仰祈

睿裁飭行以昭

聖化事竊照寇名爲土本皆土着之民也乘流賊瘡

亂之餘一時地方無官無法恃強雄長勾連嘯

聚以致焚刼淫殺禍與流賊等其實皆有姓名

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鄰里可訪或一村之

內而好歹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慝懸殊或一

人之身而始邪終正前後兩截欲單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槩行撫則革面未必革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撫以用勦而後勦不至于干和實能撫者必兼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至于釀亂伏乞

敕令道將凡遇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衆歸順者竟赦罪勿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隣族人等能縛之來獻者即論功行賞照地方之遠近定歸順縛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即舉兵

殲之彼悠不畏死之徒雖殺之不怨而究竟畏
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但既已就撫須收其
弓箭刀鎗銃砲及馬騾等有私匿者查出重治
至于牛驢係民間耕田磨麵之需任其畜養不
許官兵一槩括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撫之
衆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
業無恒產者仍爲設法安揷州縣上其册于道
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土寇之有無與各官之
殿最一展册而瞭然矣如是而後勦撫方有寔

着地方有不立見救寧者臣不信也倘𥚃莬可
採懇祈
睿衷裁奪施行奉
旨土寇本皆吾民渠魁能率衆來歸自當赦罪同黨
能縛獻賊首自當論功倘執迷不順方發兵誅勦
不必定限就撫之民須責有司設法安揷毋致失
所其馬匹兵器盡數交官方見眞心就撫牛驢乃
農事必需不許一槩括取作速行文各道府轉行
所屬將地方有無土寇曾否歸降據實詳報即以

此定各官之殿最如有玩寇殃民或貪功生事者

必罪不宥該部知道

逆賊慣布虛聲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逆賊慣布虛聲我須

制以寔着敬抒一得仰佐

宸謨事臣連日接署撫臣井陘道丘懋華及署鎭臣

副總兵王燝塘報賊將之僞牌四布賊哨且直

逼廣平之臨洺關是豈不知我大兵見駐眞定

反來送死也彼不過逞其傳牌之故智冀搖風

鶴之人心仍以虛聲爲嘗試耳我欲破彼之虛

聲惟在圖我之實着實着維何亦曰使地方處

處有官。官實實得人而已。除懸缺未補者勿論。
卽銓補有人。而棲遲未任。猶之與無官等。如近
日所補之順廣道甘文焻。順德府知府金震出。
宜勒令赴任。何可聽其徘徊國門。足將進而趦
趄也。卽見在涖任。而尸位無能。與羅冶不戢。亦
均之無官等。如通州道臣鄭煇之優游養寇。勦
撫無聞。三關鎭臣郝之潤之借名誅僞。稱兵肆
掠。皆當速易賢者。因循釀害。非所宜也。至廣平
大名之僞官久去。則二府之府州縣官。並須亟

補恐眞官不設僞官又來而保撫屢奉速催之

旨尤不宜再爲築舍之謀幾南幾北二按臣皆望著

埋輪亦當星速叱馭問豺狠而綏鴻雁不必候

屬吏齊集使屬吏又轉生觀望也惟上下大小

之官俱備則事自集事集則有隙必杜無瑕不

堅然後寇大至則舉大兵以應之寇小至則分

偏師以應之無憂虛聲之不繼矣微臣感事抒

忠罔識忌諱伏乞

垂慈矜察俯賜採納施行奉

旨各地方緊要員缺宜剋期補完已補的速催赴任
倘稽遲違限該撫按叅來重處鄭𤏲優游養寇郝
之潤稱兵肆掠都着解任候議員缺另推保撫巳
特用了奉差御史當叱馭星馳不許遷延以滋觀
望仍將啓行日期報內院啓聞該衙門知道

狡寇終未革心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狡寇終未革心撫鎮暫應移駐以便彈壓以期廓清事竊照近畿土寇惟宛平東安武清瀞縣一帶趾接壤錯之地實繁有徒雖陽爲受撫以緩我兵實陰肆結連以樹其黨而近日天津以上務關以下楊蔡二村之間白晝連鑣行旅斷絕

輦轂近地幾同化外此何可置之不問哉臣愚以爲通州總兵杜應魁暫宜移駐務關相機撲剿順

撫宋權亦宜暫駐通州就近調度須事平然後還鎮毋如前若勢盛則呼兵兵至則曰已受撫使地方徒被師徒之擾狡寇益肆猖狂之謀日還月延致成滋蔓難圖也總之勦必縛其渠魁破其寨壘之謂勦若逸彼戎首僅誅脅從豈成勦乎撫必解甲投戈編籍歸農之謂撫若鮮衣怒馬束甲受犒豈成撫乎是在該撫鎮督令道將等官實實下手從事了此不難耳臣愚待罪佐樞寢處不遑不復計妄言之獲罪也統祈

睿鑒裁察施行。奉

旨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

殲渠魁勿令滋蔓着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

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勦撫完

日啓明奉旨方許回鎮作速傳諭行

聖主視民如傷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

聖主視民如傷驛困尤宜首恤敬陳職掌俯抒末議

事本月初一日百官侍朝

午門外蒙宣

諭旨有東兵強買市物及毀傷民間動用家伙者已

悉置重典傳令居民各安心生理欽此臣等竊

聽之餘仰見我

聖主軫念民艱無微不燭

王言甫出于九重歡聲遂徧于四境即此一節
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之矣然有如此愛民之
主在上而民隱不以上
聞皆臣下之咎也臣辦事衙門接通州知州李廷梅
衝州慘毒日甚下吏嘔血難存一詳蓋爲經過
之東來官丁索要麋糧料草日不暇給而且無
勘合牌票恣意橫索官窘吏逃累各槽頭傾家
措辦實爲萬分難堪之狀也臣與同官諸臣相
顧痛嗟若不立法禁飭則荼苦不獨通州一處

豈非厲民之大者乎目今臣部給發之勘合火
牌係左侍郎臣劉餘祐先年在部時與尚書陳
新甲酌定規則不嗇不濫臣愚以爲嗣後滿州
官役往來應用夫馬廩糧料草宜悉付臣部給
領勘合官照品級役照名數一體遵例塡註有
額外苛索及無勘合火牌者州縣官槩不許狥
情應付年終仍造清册彙送部科磨勘違者律
究則郵困自蘇而小民之脂膏不竭即
朝廷之血脉無關矣倘臣言非謬伏乞

天語嚴飭榜示衝途庶愈于臣部之三令五申而地方官吏之奉行不恚不力也奉
聖旨冲途疲累豈堪恣肆横索此事害民不小法當嚴禁以後滿官往來應用夫馬廪糧草料照例填給勘合火牌驗明方准應付額外多索及無勘合火牌强要應付的許地方官拏送來京分别正罪决不姑貸其年終造册榜示通知俱如議行

釐杼一得仰佐 國計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杼一得仰佐

國計事竊照西北之粒食全取給于東南前朝漕白

二糧歲額六百萬餘石皆輸自浙直江楚四省

其在山東河南不過十分之二自闖亂後南粟

無顆粒到京者已一年矣無怪乎北地之糧食

市價日益騰貴也今幸大兵直取南京計江南

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本年之漕白二糧必久

抵南庾須

亟簡總漕臣一員星馳淮上巡漕御史一員疾趨瓜揚一面彈壓地方一面料理運事俟金陵底定之日即清查糧數酌留若干以供大兵支用餘盡爲之設法儹運今歲多一閏月時猶可及南粟旣已北來市價自當漸平此目前之大有關於

國計者況速運今年在官之漕白以裕京儲便可寬留明歲民間之本色以紓民力不特裕

國而又惠民計無便于此矣微臣一念樸衷不避越

沮之罪統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總漕已有旨了巡漕御史應行事宜作速議奏
該部院知道

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共矢和衷以襄

上理事臣接邸報南城御史趙開心一本爲邪臣不

能以道事

君等事奉

聖旨趙開心這本說云云欽此該臣莊誦再四大哉

王言衣冠之未足以盡仁義也非

堯舜之君豈能寛仁義之藴至此因覓全抄閱之惜

素著直聲之趙開心一時推爲鳴鳳者乃措詞亦有未當耶人品邪正不關一髮之去留固不得議束髮爲非正亦何得指剃頭爲盡邪也總之皇圖既已混一是滿是漢均屬清朝之臣有髮無髮皆爲比肩事王凡臣子所以報朝廷者在肝膽不在面貌至朝廷所鑒知而嘉與者必取其精白之心非取其服

飾之合况臺臣旣知蓄髮
令旨炳如日星何必過慮同列之倡言遽至反汗而
多一番猜度反多一番搖惑也今又奉有不願
剃頭亦不必强之
聖旨益信
王道本乎人情願大小臣工和衷恊力共事
堯舜之君講求仁義之政勿再紛紛聚訟于頭面之
間所關
聖治非淺鮮矣伏乞

天語申飭施行奉

聖旨人臣進言是非應有確論此奏尚屬含糊該部

知道

金陵旣已大定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金陵旣已大定
聖治亟宜維新冐陳臆見仰佐
廟謨事竊照金陵在前朝爲陪京設官之制與燕京
相彷今日之局面不可同年而語然其地西控
荆蜀東跨三吳北連齊豫南達閩廣其爲四方
根本之要區則今猶昔也或鎮以
親王或宿以重兵
聖慮淵微非臣下愚昧所敢妄爲擬議但其某衙門當

因某衙門當革須審時酌勢為之變通損益其間務期法制足以相維而事權不虞龐雜則定官用人今日第一義也伏乞

勑下九卿科道從長計議揭送內院覆覈至當上請

睿裁施行至目前首應推補之官無如應天巡撫巡按與蘇松常鎮按學二差此在該部院諸臣早有成算亦無俟微臣為桑梓喋喋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應天巡撫巡按與蘇松常鎮按學一一差應速遴
選推用餘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謬陳漕務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陳漕務芻言仰佐

經國大計事臣顓蒙肅流佐樞無能何敢越俎妄談

國計但臣家世江南又曾任督糧道于漕事身親目

擊有槪于中久矣敢畢竭其愚爲

皇上陳之

一曰運糧之官卒宜講也查前朝運有十二總

領衛一百四十十用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今

衛所須更則必另設運官以任之非都守等弁

之有才畧兼有身家者不可也旗軍不用則必另募漕卒以代之非沿河一帶習知舟楫水性之丁壯不可也約每船用卒十二人即以頭舵二人爲隊長管束十人每弁統卒五百人約領運船四十隻行舟一如行師庶有以相維相制也

一曰船隻之措備宜講也查前朝糧艘約萬隻近年凍損及燒燬甚多浙直江廣所在催募民船爲費不貲而又重累商民若莫勝言爲今之

計除搜整舊船分江南投順各將兵船頗多擇其堅完者改作糧艘不足再議造可也

一曰節級轉運之法宜講也明季督漕功令甚嚴卒未能輓運爲速見繇單船一半載糧一半載貨旣重滯易于淺閣又沿途貿易逗留臣以爲須倣唐臣裴耀卿劉晏故事緣水置倉節級轉運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之說今日江南之船止須抵濟而返繇濟運至津通另造剝船又作一節轉運其船要底平倉

濶多不過載米二百石受水六拏而足以四五人牽輓便可日行百里必無凍阻露積之虞且大船不入濟則回空甚早又不悮新運此至便計也

一日蠲除苛耗之宜講也明初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尋增至七升浸假而加增無巳又有臨尖踢斛拋剩漫籌等諸獘近年每石且加耗至二三斗緣衛官索旗軍常例而恣其勒贈不肖有司又受衛官餽送而一任科歛節節相剝民

何以堪今

興朝嘉與更始當循明初舊例倘運弁運卒及州縣官有仍蹈故轍者重罪不赦則無名之耗自除而萬姓更甦矣

一曰裁汰冗員之宜講也漕糧耗多亦半因官多縣有糧衙府有糧廳皆處糧之官並非催糧之官臣以為徵收宜專責正印不得復委糧衙催押宜專責刑廳不得復委通判領運既各有專官且有糧道提衡於上亦不必復設運總名

色冗員既除則蠹蝕少而耗贈自減矣

一曰剝運盤驗之法宜講也各省直糧道俱自水次督押到京漕道駐劄瓜州候各糧道到齊始尾後押幇不過拱手受成而已臣以為漕道徑當移駐濟寧耑管剝運一事各糧道至濟親督領運官交米過剝即押回空而南料理新運仍聽漕道盤驗有無足額一面報總巡二漕一面報內部與倉部濟而下糧道任之濟而上漕道任之則責成專而奏效速矣

一日漕額出入之數宜講也除前朝新增遼練

等米應徵

恩典與新餉並蠲外原額入數若干諸若京營捕營

四衛營錦衣衛七十八衛所光祿寺廚役各項

等及各鎮邊糧共出數若干今

新朝減去冗員冗役及各鎮冗兵止應出數若干通

盤打算須入數若干較舊額贏餘若干臣以為

餘數徑行改折隨漕徵解則

朝廷省運價百姓省加耗公私兩利矣

一曰官卒廩餉及造剝工料之需宜講也查前朝官軍除加兌外仍支給坐行二糧約運米一石不啻費二三石儘足廩餉之需各省直又有過江過湖蓆板等銀及一六二六三六之隨糧輕賫輕賫卽是餘耗折色照地里遠近爲多寡如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曰三六直隸江南北次遠則耗四折二故曰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曰一六此項原資運費以之濟造剝工料真一勞而永逸也以上數條倘有

可採伏乞

勅下廷議務求至當爲萬年長久之計至于今年量

運南漕之漕白以接濟京儲尤爲目前要務此

在漕臣自有措置無俟微臣再贅矣事屬條議

字多溢格統惟

皇慈寛宥施行奉

聖旨戸部知道

逆闖既已蕩平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逆闖既已蕩平。捷書亟宜宣布。以昭

聖武。以快人心事。竊照從來亂賊之徒。窮兇極惡。未有甚於逆闖者也。從來誅亂討賊之師。堂堂正正。未有過于我

清朝者也。非滅闖凱奏一至。不獨臣民歌呼。即

天地亦爲之悅豫。臣謂

皇上宜擇吉行

祭告禮受群臣朝賀即差官賫捷書播告四方可以感服忠臣義士之儔欲討賊而未能者可以愧殺忘讐釋怨之輩圖富貴于瞬息蔑大義于千秋者又可使所在陸梁之小醜魄奪魂搖而不敢復存鷹眼又可使所在橫議之處士理窮舌結而不敢再肆梟音宣之一時收伐罪弔民之全局垂之萬禩見曆服無疆之始基臣更有請焉凡江南及江楚大小官員除見在地方暫蒙

二王委署管事者應候